

為什麼大專院校很少追蹤博士畢業生 “Why Colleges Still Scarcely Track Ph. D. s”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三年前，史丹福大學發出 2600 份調查給博士畢業生，想知道畢業後他們都去了哪裡？他們有沒有進學術單位，還是去了企業界或公部門，或者是從事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有多少人花時間在博士後研究呢？究竟博士學位有沒有幫助他們培養就業所需的技能？經過一整年的資料分析，史丹佛大學近日發表相關報告指出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生在學術單位工作，但有約半數的理工科學生在企業界、公部門或非營利組織。然而大約有 20% 左右校友，學校仍然是不清楚他們從事甚麼工作。

收集這類的資料往往是耗時費力的，這個計畫和許多其他機構的報告，呈現對於博士就業面貌的一知半解。是的，對於博士就業的資訊並不全面。這些對於各種資訊追蹤不遺餘力的機構（例如多少學生申請獎助補助），為什麼對於博士就業的訊息追蹤的如此不完全呢？人手的短缺固然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學校不願意呈現博士畢業生獲得終身教職的稀少與困難度，避免讓現在的學生覺得沮喪。

2014 年一項對學院院長的調查顯示，僅有 1/3 的學校有對博士畢業生追蹤的制度，有一半回答問卷的學院院長表示，他們以非正式的方式追蹤畢業博士生的動向，有 13% 的人表示他們完全沒有蒐集這類的相關資訊。其實，不只是在學博士生或可能就讀博士班的人對於博士畢業生的就業表現感興趣，事實上各學術機構也應該要有相關的資料來決定他們如何在質和量上幫助自己的學生並提供未來的方向。然而僅僅是簡單的，在哪裡就業的報告都是寥寥可數的。而即使有這樣的報告，通常也缺少足夠的描述，讓學術單位知道，博士畢業生究竟是如何在現職使用他們的技能。研究人員表示，知道博士畢業生此刻工作的情況如何，比知道他們在哪裡工作其實更為重要。

一、重視這件事情 (Take It Seriously)

即使研究生學院願意，追蹤博士畢業生仍然是困難的。不僅人力和經費都是考量，同時追蹤國際學生的動向也很不容易。願意回答問卷的人數往往太少，不足以表現全貌。已經連續幫助美國歷史學會追蹤 2500 名畢業生 12 年的研究人員說，追蹤絕對是個艱苦的工作。史丹福大學也面臨，缺乏足夠資源支持追蹤計畫，過去的追蹤資料斷斷續續，目前研究人員正致力於建立單一可持續使用的追蹤系統資料庫。

史丹福大學的追蹤團隊目前有七個人，他們透過公開的求職資料（如 LinkedIn），先把校友的公開資料鍵入系統，但為了避免隱私侵犯的問題，不加入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個人資料。每個校友大約需要花 10-15 分鐘的處理時間，目前在研究中的 2,420 校友，已經找到 75% 校友第一份工作的

資料以及 82%校友現任工作的訊息。研究團隊表示，這些資料很有趣，但是兩個追蹤的資料點並不夠，需要更多的時間繼續追蹤。

在學校資料庫裡，資料對於第一份工作和 2013 年的就業狀況(這是目前資料庫裡的時間點)，包括工作職銜、單位和就業的地理位置分布。數據主要來自兩群畢業生，畢業五年和畢業十年者，資料也可以依領域和工作部門排序。然而透過這些針對群體的追蹤，博士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將會更清楚，學校也可以依此評估調整要提供甚麼樣的訓練給在學博士生。

二、標準化的流程 (Standardized Process)

全國研究所委員會的調查發現美國各地的研究學院是希望知道博士畢業生動向的，所以目前他們也正在發展合適的工具來協助各校，過去 18 個月，他們研發了兩份問卷與如何發放問卷的說明給各校，一份給在學生，一份給畢業生。

直到這些標準化蒐集來的資料可以被比較，否則研究將難以做出明確的貢獻。由於過去缺乏資料，Boston University 年的博士畢業生 Carolyn Dicey Jennings 主動與一些匿名的部落客合作，從 2011-2012 年間開始建立關於哲學系博士畢業生學術市場的就業追蹤資料。她表示顯然大家是關心這個訊息的。透過持續性的建立資料庫以及來自美國哲學研究學會的補助，Carolyn 已經能夠開始分析資料，她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獲得永久的學術工作。這個研究案能夠持續下去，主要還是來自 Carolyn 個人對這個題目的熱情，她表示多數的哲學研究者不會做這樣的研究，但她認為哲學研究者最適合從事這類的研究。

Melanie V. Sinche，一位提供 STEM 領域研究生就業諮詢的諮商師也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她表示她服務的研究生期望得到更有助益的工作建議與諮詢服務。2015 年 Melanie 開始研究 2004-2014 年間物理、生命科學、電腦、社會科學和機械領域博士畢業生的就業動向。她連續對 43 個專業團體進行問卷並獲得約 8000 份的回應，其中包括工作職銜、工作滿意度、博士班獲得的技能以及這些技能是否有益於他們從事的工作內容。她對於非學術領域的工作特別感興趣，她已經從事職涯輔導 20 年，而未能清楚指出除了學術工作，博士生還可以做些甚麼工作，常讓她深感挫折。她說她發現在科學領域其實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工作，而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往往樂在其中。研究所教育值不值得投資，大家的意見紛紜。但如果可以指出研究所以後的就業路徑，對於學術單位或是學生來說都是有助益的。

資料來源：2016 年 8 月 14 日 高等教育紀事報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chronicle.com/article/Why-Colleges-Still-Scarcely/237412>